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梅承志

謄錄監生臣李維瀛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昭惠復興楚國

伯公之亂
王滅陳附

惠

定公四年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

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攷史記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

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
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其以甚
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
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
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
故逆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
秦不許申包胥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
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

車五百乘救楚擊吳

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

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閩與罷閩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楚子入於郢初闢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恩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

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鬪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
鬪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
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
定矣又何求且我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王將嫁季
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
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
於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
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

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
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
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六年四月己丑吳大子終
繫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
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
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十四
年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十五
年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

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哀公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吳之入楚也使右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

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二年秋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於州來四年春蔡昭侯將

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
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
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
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
謀北方左司馬昄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
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
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
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蒐和右師

軍於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令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犁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六年春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

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子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主身乎

若崇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崇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列女傳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昭王燕遊蔡
逸補

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
以望雲夢之固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
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
蔡姬曰昔敝邑寡君固以衆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
足故以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
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
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昔者我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

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我先
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
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敝邑寡君
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
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閭死為榮妾不敢間
命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
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周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
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

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
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請願先驅狐狸於
地下王曰昔日之遊樂吾特戲之耳若將必死是益
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
矣妾聞之信者不負其言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
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
能死王弟子問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
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為惠王然後罷

兵歸葬昭王 楚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
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夫人曰王
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
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
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妾知從使者必生留
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
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
節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

九年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十年冬楚子期伐陳
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
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補
逸韓非子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

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
不如備之乃圍陳陳未成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
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其小人必食我行
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從之

十一年夏陳轄頗出奔鄭初轄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
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轄嘆
進稻醴梁糗腹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
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
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
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凜然隕大
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芊尹益對曰寡
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益備使弔

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蹙大命隕隊絕世於良廢
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
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
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
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
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
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
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墮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

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十六年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逼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

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雖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間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

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誨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圃而

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
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
倖者其求無餍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

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
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
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
王如高府 石乞尹鬥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
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

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
不肖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
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
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
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
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棄公使與
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
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

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穎黃氏沈諸梁無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

補國語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

逸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

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
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
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潔若其狷也不忘
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
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
帥之其周也足以益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
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
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

既而得人而曜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恩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

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為之開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君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曾

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驥馬繻以胡
公入於貝水邴歟閭職戕懿公於圉竹晉長魚蟬殺
三郤於榭魯圍人葬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
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
也今子間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
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遂使為白公子高以
疾閒居於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
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

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說苑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

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
果為亂

列子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
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
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澑之合易牙嘗而知
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
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
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

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堂

說苑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
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
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
適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挈領於庭以
遂吾行

韓詩外傳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
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

鳴曰何舍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
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
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
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衞白公謂石乞
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奈何石乞曰吾聞
申鳴孝子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
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
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

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
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
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
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
谷

列女傳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
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輶三十乘
迎之將以為夫人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

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自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汚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污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

十七年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

陳參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
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
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郿俘也武
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
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
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
亡之其必令尹之于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
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

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遇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

補淮南子大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

蓮羹而熟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

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鄖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
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
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
孫寧吳由於蓬固敗巴師於鄖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
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龜其是之
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補
逸新序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
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

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
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
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
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
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
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史記惠王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
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

泗上簡王元年北伐滅莒

臣士奇曰平王惡積楚國幾亡昭王初立不能改紀其政有申包胥沈尹戌子西子期諸臣不知用而惟囊瓦之是聽辱唐蔡二君導吳破楚辱逮先人之墓及奔走流離始增德慧藍尹涉帑之怨戒子常而貸之救陳卜戰不吉曰再敗楚師不如死乃舍其子而讓羣臣以國義聲感激卒立越章至若違周史赤鳥之占拒羣臣祭河之請孔子謂其

知道可為能以晚益者矣其糞除宗廟逐吳師報唐蔡滅頓胡克夷虎而謀北方幾繼共莊之迹蓋亦有由哉然當時崎嶇患難如子西之偽為輿服以保路子期之割心以盟隨忠亦至焉及其反國二人協志以靖楚繁揚之敗楚人大惕懼亡而子西乃喜曰今而可為矣於是遷國於鄀政令一新後此白公之亂沈諸梁聞子西子期死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

之業者夫子也吁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申包胥間
關重繭依墻七日卒出秦師逐長蛇而踐復楚之
約此其志良苦其義視子貞為尤正而又能不貪
其賞孤忠峻節豈直魯仲連之流亞耶惜乎文公
表縣上之田勾踐鑄少伯之貌而昭王自包胥辭
賞後未間別有異數也何以勸天下之忠節乎白
公父子陰狡禍賊俱就誅鋤然則子建之不立亦
無足惜子西忠貞有餘智斷不足引頸捐盜可謂

大愚葉公子高始而達害終能討賊至使國人望之如歲雖高子之感魯人何以加焉申鳴殺父雖死其尚有餘恨哉自柏舉以來昭惠相繼俱有令圖巴師至而不煩卜筮直將子國可謂有知人之明食道吞蛭既恐廢法又恐罪及庖宰其克己順命綽有父風況有子高子國爲之秉政戮力協謀故能卒縣陳蔡拓境至於泗上楚之危而復安弱而能強者實賴之於賢君也季芊以鍾建負我不

憚下嫁越姬殉昭王以義不以好漸臺失符寧甘
魚鼈貞姬紡績不慕吳王一時女子奇行照耀簡
冊不獨男子市南熊僚也國亂而偏駁之氣實產
奇人亦可異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吳通上國

李札讓
國附

成公七年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

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閭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閭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惡貪慄事君而多殺不幸余必使爾罷於奔

命以死申公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孤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八年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冬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

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
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九年
春會於蒲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十五年十一
月會吳於鍾離始通吳也

逸補

吳越春秋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
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
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
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於鷄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五年夏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於雞澤之故

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
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於善道九月丙午盟
於戚會吳也 十年春會於祖會吳子壽夢也 十二
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
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
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逸補

史記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

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

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

吳越春秋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

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於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諸樊以適長攝行事當國政十三年秋楚共王卒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予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於向為吳謀楚故也范
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子諸樊既除喪將
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
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
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
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補
逸吳越春秋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
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

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然吾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太王改為季歷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為國周道就成前人誦之不絕於口而予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公卒庶存適亡諸侯與曹人不義而

立於國子臧間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札雖不才願附于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敵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毅二十

四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冬
吳人為楚舟師之役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二十五
年秋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吳人救之吳師大
敗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於巢巢
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
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
之卒二十六年夏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間吳有備
而還二十九年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舟吳

子餘祭觀舟閣以刀弑之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
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
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
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
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
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
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
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

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
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
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
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
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
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
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鄭以下無
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

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箙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

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箭者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憮也如地之無不載也
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
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
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
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
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
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

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
瑗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
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
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
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入在殯
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間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
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
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

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補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李

子也何賢乎李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

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

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

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

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

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

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
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
君之爾閭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
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
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
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
吾君吾受爾國是我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
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

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禮記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

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
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
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說苑延陵季子遊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
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
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
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
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

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
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
亂也

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
劍不言而色歛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
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
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
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

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
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
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
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
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韓詩外傳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
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
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

季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三十一年吳子使屈狐庸聘於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閭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

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昭公十五年春王正

月吳子夷昧卒

攷異吳越春秋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

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
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復尚惟仁是處富貴之
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
于號為吳王僚也

發明按餘祭弑於襄公二十九年夷昧卒於昭公十五

年吳越春秋之文與傳殊舛

二十七年吳子歎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
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
諸侯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鰐設諸曰上國
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
至不我廢也鰐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
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掘室而享王王使
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鉢羞者

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
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於掘室鱗設諸寘劍於魚中
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脣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李
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
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
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臣士奇曰吳雖泰伯之裔僻處荆蠻椎髻文身無
中國之禮櫟馬舟宮雲合鳥散亦未嘗有射御驅

侵戰陳之法也自屈巫衡分室之怨導晉通吳又使其子狐庸往為謀主凡中國之長技皆與吳共之於是渡江爭長楚之邊鄙無歲不有吳師于蒲雞澤二役諸侯期吳而吳不至已有輕上國之心晉人不悟必欲連諸侯以暱就之吳自是益大壽夢遂僭號稱王晉之意不過謂用吳可以制楚不知退一豺復進一狼曾何愈於楚則吳之得通中國楚有以成之而晉亦自撤其藩籬也壽夢賢季

札欲立之又牽於少長之序約以次傳必致國於
李子此與宋杜太后之欲太祖兄弟並為天子而
終反之於德昭皆誤計也無論歲月綿邈事體未
可料假令諸樊餘祭夷昧俱登大耋而李子或不
幸而先死則惄惄與賢之意成子虛矣至札之讓
國固出至誠然子臧之義可慕而父兄之志亦不
可違也李札遇徐君欲其寶劍還役而徐君已
死挂其劍於墓樹曰吾已心許之吁徐君傾益之

文也深體其心至於如此獨於父兄之志不能曲成無乃輕重之不倫耶至夷昧既卒又不反國而歸之諸樊之子光使王僚越次得立以啓爭端專諸之刃難免由我之憾矣身為叔父社稷之鎮公子乃坐視骨肉相殘如秦越之肥瘠莫之匡正其得謂之賢乎觀其贏博掩坎三號遽去札益曠遠而遠於情理者也從來曠達之士視萬物如芻狗齊得喪於一致札之能委千乘者以此而其不能

綏定吳國者亦以此尚何責焉若其觀詩而知列國之興亡入境而辨晉邦之將亂當時名聞諸侯所至傾動顧不翩翩濁世之賢公子哉惜其知經而不知權過讓以生亂春秋所以備責賢者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左傳紀事本末卷五十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李維瀛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紀事本末卷五十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闔閭入郢

昭公十三年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十四年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

九月甲午楚子殺鬪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鬪辛居鄖以無忘舊勲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惟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遂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

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十七年冬，吳伐楚陽，旬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今曰：「鯀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於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墮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鬚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

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
餘皇以歸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於下陰令尹子
瑕城鄭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
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
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
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
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夏楚子為舟師以伐濮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

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令尹子瑕聘於秦拜夫人也

補說苑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

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

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冬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駿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二十年春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

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
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間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
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
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
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
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
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矣王曰而敢來何
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

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

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
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鰐設諸焉而耕於
鄙

補逸

呂氏春秋伍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
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
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伍員
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于荆至江上欲涉
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

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呂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伍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王子光王子光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

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
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
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
必王子光也退而耕於野

吳越春秋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
且為楚憂可以其父為質而召之王使使謂伍奢曰
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
少曰胥尚為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為人少

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剛守戾蒙垢受恥雖寃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為伍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進奢為國相封二子為侯尚賜鴻都侯胥賜益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年中心忉怛食不甘味嘗苦饑渴晝

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
父囚三年王令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為侯一言當
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于胥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
使者在門無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胥曰尚且安坐為
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己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
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俟之有尚曰豈貪於
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胥曰尚且無往
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

尚曰父子之愛恩性中出徼倖相見以自濟達於是
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讐不除恥辱日大
尚從是往我從是決尚泣曰吾之生也為世所笑終
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讐畢為廢物汝懷文武勇
於策謀父兄之讐汝可復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
遂沈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
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
之復遣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

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
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欲
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使返報平王
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
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
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讎矣聞太子建在宋胥
欲從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
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員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

楚王殺我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讐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讐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讐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幸以雪父兄之恥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子

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
能為內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
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
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
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
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
在後幾不能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
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

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
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
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寢急兮當
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于潯之津子
胥既渡漁父視之有饑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
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
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盞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
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者再子胥

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饑色為子取餉子
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
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之曰此吾前
君之劍中有七星價值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
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胥執圭豈圖取百
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
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
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

為子為蘆中人我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盞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沈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盞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

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翼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

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讐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讐而有切劗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興師復讐公子光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謀伐楚者

非為吳也但欲自復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
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入見王
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比國王僚曰
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興師
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
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
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專諸者堂邑人也伍
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

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頰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

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
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札之賢
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亡在諸侯
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
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于掌事之間
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李子東還不我廢
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
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捐先王

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
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誼斯義也專諸曰
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
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
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
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
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

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冬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懃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二十三年秋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燬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

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
難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
三軍以擊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
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
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
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
鬻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楚太子建之母在
郢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

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澦

補史記楚太子建母在居巢聞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

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呂氏春秋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棄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八年僚遣公子光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

珥欲以解殺建之過九年吳又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

楚襄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

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
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眷完其守備以待不
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
蚘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
坼而郢是城不亦難乎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略
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
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
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

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補新語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

逸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

逾奢君臣無別

二十五年十二月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茹人焉城丘

皇遷訾人焉使熊相襍郭巢季然郭巖子太叔聞之曰
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
矣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
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
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
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
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
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補

吳越春秋楚平王卒伍子胥謂白公勝曰平王卒

吾志不悉矣然楚國在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

子胥坐泣於室

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
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
諸侯楚菴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
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
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

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鯨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鯨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堦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於堦室鯨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

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
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
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
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
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
五甲五兵曰置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
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

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
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吾喪
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
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
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
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
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
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

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
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逸補吳越春秋闔閭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

義間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
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
謂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
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
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

與政事焉閭閻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繫禦之使今
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邪子胥
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
必不為君主所親閭閻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
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溼又有
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
為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
是其上者閭閻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

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閭閻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閭閻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圍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陸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閭門者以象天門通閭閻風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閭閻欲西破楚楚在西

北故立闔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
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
故小城南門上反字為兩鯢鯢以象龍角越在巳地
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
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伎子胥屈蓋餘燭
備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
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
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二枚一

曰干將一曰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
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
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
其由莫邪曰子以善為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
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邪曰夫神物
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
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
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絰蓑服然後敢

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邪莫邪曰師
知鑠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
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
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龜文陰作縵理
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
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邪獻之
季孫拔劍之鈸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
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

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閭閻既寶莫邪復命
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為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
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墮金
遂成二鈎獻於閭閻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鈎者衆
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
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豐成二鈎王乃舉衆鈎以示
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
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

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鈞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來奔閨閻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瀆海側聞子前人為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叔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閨間傷之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

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間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鷺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外言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 白喜來奔吳王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州摶之孫平

王誅州犁喜因出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閨閻曰州犁
何罪子胥曰白州犁楚之左尹號曰郤宛事平王平
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而食費無忌望而妒之
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爲酒一至宛
家以示羣臣於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郤宛之
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
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爲之及平王往而大驚曰宛
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急去之事未可

知平王大怒遂殺郤宛諸侯間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

發明按伯嚭即白喜也非郤宛子伯州犁死於鄭教之難安得誤以為郤宛且誤以伯嚭為郤宛之子乎今取吳越春秋附錄於左氏殺郤宛之後以明伯嚭雖因郤宛之事而出而非郤宛子也

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于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

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以付於子子
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
復欲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閨閻曰昔武王討紂而
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懼乎子胥曰臣
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
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
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
之力也王曰其為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名離

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訴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訴者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訴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訴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訴恃其與水神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

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訴曰吾聞勇士之
鬪也與日戰不移表與鬼神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
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予與神鬪於水亡馬
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
於敵而戀其生猶微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訴卒於詰
責恨怒並發瞑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誠
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訴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瞑
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訴果往見其門不閉

登其堂不闢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闢閉二死也臥不守禦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

不鄙哉於是椒丘訴投劍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
皆占者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
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
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
子何爲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
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
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
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

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
里吾嘗追之于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間接矢不可中
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
慶忌明智之人獨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
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
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
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
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

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
忌見曰閭閻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
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閭閻
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
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於上風
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
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曰嘻嘻哉天下之勇
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

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誠
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
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
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
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
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
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
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
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廩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
謗讟至於今不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
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
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
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
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
幸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

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
場日駁楚國若有大事于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
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
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
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補吳越春秋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為將楚國
苦之羣臣皆怨咸言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
侵境不絕於寇楚國羣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戊

告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罪君
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於今日其言不絕誠惑之
益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為也今子殺人以興
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
今無辜殺三賢士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為
鄰國所笑且郤伍之家出奔於吳吳新有伍員白喜
秉威銳志結讐於楚故彊敵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
即危矣夫智者除謗以自安愚者受侮以自亡今子

受讒國以危矣子常曰是曩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
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
三十年秋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
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徒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
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
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
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
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

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人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

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閩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

子胥之謀也

補吳越春秋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

吾等為王養士盡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

善爲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
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
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名孫子問以
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說問曰兵
法寧可以小試邪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
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
一隊令三百人背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
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

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
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
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
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鉄鎗孫子曰約束不明
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
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
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
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

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
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搗鼓之當左右進
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
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
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說曰寡人知
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
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
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

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說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益餘燭傭謀欲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闔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櫺題湊爲中金鼎玉環銀樽

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

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
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
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逆
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
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
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
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衡拒敵然人居有逆理之謀
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

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無雲若邪之溪深而莫測羣神上天歐治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說遂以為寶閨間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待

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

期吳拔六與滑二邑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定公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

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補說苑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

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為事

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

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

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

之如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

三年冬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

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補逆國語關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

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

賓獻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關於民
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鬪文子三舍
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
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
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
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
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
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

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於今處鄭為楚良臣是不先
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
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
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積不厭
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
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
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
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

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貸於蔡侯弗得乃辭蔡侯 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

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汾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轔冥阤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

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閨盧之
弟夫槩王晨請於閨盧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
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
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
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
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
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
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

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吾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

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惟仁者能之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

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適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

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朗之心以與隨人盟

補
逸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

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
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讐於楚伍子胥
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
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
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
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

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間之怒為是
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於吳伍子胥復曰蔡
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
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
以復讐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
讐推刃之道也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迫古
之道也 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
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
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
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
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
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
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
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
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

者不正乘敗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吳越春秋吳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謂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寃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自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乃全國中曰有

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
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
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
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
為何誰矣曰漁父者子胥國君懼令於國有能還吳
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
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
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

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中間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僇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道也

越絕書昭王臣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爲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

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
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為我邦雖小與子
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為名名即
章以此為利利即重矣前為父報讐後求其利賢者
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
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列女傳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
母也楚與吳為伯莒之戰吳勝楚入郢昭王亡闔閭

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椸枷異巾櫛所以遠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以死守之不敢

承命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伯羸與其保阿閑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

淮南子閭閻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

吳越春秋昭王反國樂師扈子非荊王信讒佞殺伍

奢白州犧而寇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奸喜
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因迫幾為天下大鄙然已愧
矣乃援琴為楚作窮劫之曲以暢若之迫厄之暢達
也其詞曰王邪王邪何冉烈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
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
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
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發
掘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

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惄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
撫忠節勿爲讒口能諤襄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
扈子遂不復鼓矣

臣士奇曰楚自熊通以來奄王坐大薦食諸姬齊
桓晉文僅能攘斥未嘗即其國都而大創之也閭
閻徇蔡侯之請踰越江淮五戰遂至於郢焚高府
之粟破九龍之鐘昭王出走幾定其國然而仁義
不施宣淫窮毒楚雖撓敗父兄子弟怨吳入於骨

髓爭起而逐之不待無衣賦而知吳人之不能久
於楚矣伍員抱父兄之痛貫弓纍劍側身間道痛
哭於荒江乞食於吳市不忘尋仇卒酬所願此心
即皇天后土猶將鑒之至其淫逞之過乃託於日
暮途窮倒行逆施之說嘻其甚矣夫父死不受誅
子復仇可也不又曰君命天也死天命誰敢讐之
乎且員父兄之見殺為之首惡者費無極也平王
為讒人所構失在不聰員所欲得而甘心者宜在

無極而不在平王也及無極被誅恨亦可以少釋矣未幾平王復殂乃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則非手刃平王將遂不得伸其志耶至鞭屍撻墓班宮處室辱逮父母之邦慘被樂扈之曲恐奢尚有知亦傷心而不忍聞矣子胥復讐其事最烈亦最奇一時江上丈人掩壺漿而自覆瀨水女子哀王孫而湛身乃至孫子之用兵戮及寵姬專諸之刺僚禍生魚腹要離之刺慶忌如猝嬰兒

莫和水走而亡楚鴻稽一呼而着胸皆事之最奇者若夫楚失一胥而郢幾墟吳得一轄而國終破天以兩楚人爲報復相尋之終始不尤異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五十